

国家使命共和国第一税案调查

张京民等 著

作家出版社

书 名：国家使命共和国第一税案调查

作 者：张京民等 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ISBN：7-5063-3644-8

出版日期：2006.4 定价：26.00元

目 录

序	吴 仪	1
引 子 尖峰时刻		1
第一章 绝密方案		15
第二章 兵指潮汕		39
第三章 打响第一枪		57
第四章 飓风行动		97

第五章	月圆计划	141
第六章	罪之渊藪	160
第七章	天罗地网	213
第八章	东山角逐	247
第九章	积沙成滩	270
第十章	三十块金砖	293
第十一章	一号专案	327
第十二章	万言悔过书	361
第十三章	明星陨落	388
第十四章	中流击水	420
尾 声	潮起潮落	445

后 记

序

读着长篇报告文学《国家使命——共和国第一税案调查》，我又回想起2000年打击骗取出口退税专项斗争那段难忘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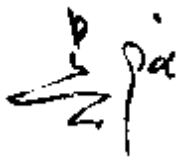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我国采取以扩大内需为主的一系列措施，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但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执法不力和地方保护等原因，走私、骗汇、骗税、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猖獗，不仅败坏了国家信誉和改革开放的形象，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而且严重影响经济的健康运行和持续发展。在成功实施打击走私、骗汇的专项斗争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审时度势，于2000年8月果断做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骗取出口退税专项斗争的重大决策，朱基总理主持召开总理办公会，决定成立由我任组长、11个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领导小组，并从全国税务、公安、监察、银行、外汇管理等有关部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组即“807”工作组，直奔骗税问题最严重的广东潮阳、普宁两市，拉开了这一专项行动的序幕。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807”工作组的同志们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彻底揭开了潮阳、普宁骗税案的盖子，严厉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抓获并严惩

了一批骗税分子和纵容、包庇甚至直接参与骗税的党政、执法机关的腐败分子，捣毁了大量仿造、贩卖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窝点，取缔了一大批专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虚假企业，狠狠打击了骗税分子的嚣张气焰，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维护了税收和外贸的正常秩序，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明显好转。初战告捷，也为打击骗取出口退税专项斗争在全国的展开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后来全面和持续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积累了成功经验。

参加“807”工作组的全体同志自始至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团结拼搏，忘我工作，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依法办案，圆满地完成了国务院交办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涌现出一大批表现突出、可歌可泣的典型。这篇报告文学忠实记录了“807”工作组完成打击广东潮阳、普宁地区骗取出口退税这一任务的全过程，热情讴歌了“807”工作组的可贵精神和浩然正气，深刻揭露了骗取出口退税和虚开发票违法犯罪分子的丑恶行径，是一部弘扬正气、鞭答丑恶的力作，读后发人深思，给人启迪。同时，这也是一部以具体事例彰显党中央、国务院打击各种经济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坚强决心的活教材。

借本书出版的机会，我再次向参加这场打击骗取出口退税专项斗争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2006年4月

引子

尖峰时刻

太阳像一团火，发出血色的光芒。云霞簇拥着，翻飞着，像燃烧的舞女，宣示着生命的终极辉煌。苍苍莽莽的群山，带着躁动一天的倦意，静卧在淡淡的雾霭之中……

小车像一艘飞船，划破金黄色的夕岚，向流沙镇奔驰。

坐在箭一般飞奔的车里，会计陈红怜感到有些目眩。她碰了一下公司老板周松青的胳膊，提示道：“慢一点嘛！”

周松青踏着油门的脚一动不动。他像一个把脑袋拴在裤腰上的摩托“暴走族”，只要一上路，一给油，速度再也降不下来了。周松青喜欢刺激，喜欢让每一个细胞都绷起来的生死时速。他觉

得，平平淡淡来一生，不如风风光光活一时。

天幕低垂，黛色的山峦已经把半个太阳吞噬。周松青富有棱角的脸被夕照切割成阴阳两色，一边如海水，一边似火焰。

陈红伶侧目而望，心生一缕恐惧。

陈红伶不会想到，她身旁坐着的这位老板不久后成为国务院总理点名的嫌犯，她自己也因参与犯罪将在牢里献出十载青春年华。

是时，在广东潮汕地区，骗取出口退税已经成了一些政府官员与犯罪分子共同参与的一大“产业”，国家税款被疯狂盗取，当地的经济和税收秩序几近崩溃……

在这个温湿的骗税土壤中，无数个周松青、陈红伶破土而出，沐着暖阳，浴着雨露，野草般疯长。

周松青把车停在了华都饭店门前。

华都饭店是当地的一家很不错的酒店，位于一个十字路口旁边。走进约定的包间，周松青一看，周晓晴、黄文龙、罗村茂都已到了，还有一位稍为年长的陌生人，知道这就是陈楚荣了。

这样的聚会经常举行，除逢年过节外，一般都是谁高兴谁召集一下，反正大家都住在流沙镇。流沙名曰镇，实为普宁市政府所在地，现已没有多少镇的痕迹了。今天聚会多了一位客人陈楚荣。陈楚荣是与普宁市紧临的潮阳市人。

聚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说说闲话，通通情报，传传经验。比如哪里“生意”好做，自己与哪位领导有来往，以及谁最近交了桃花运。总之，一来为了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二来相互间在生意上有个照应。如今，社会已经进入大协作时代，想做单枪匹马、独来独往的侠客已经不行了。

周晓晴是酒桌上的核心人物，因为他两边的人都熟。陈楚荣

是他“生意”上的引路人。早在1996年，当骗税之风再次兴起不久，陈楚荣就已经在潮阳折腾开了。一次偶然的相遇，陈楚荣把周晓晴带上了暴富之路。周晓晴暴富之后，又拉上黄文龙，黄文龙又拉上周松青。

侃得最喜欢的还是黄文龙。几杯“人头马”落肚，他的思路越发开阔。他从女人谈到裸奔，从偷骗税谈到黄赌毒，又从社会风气谈到自己广泛的社交。“我认识流沙镇的镇长黄小士，认识城区税务分局的局长林有，认识市委书记丁韦文，还同市长赖辰俊一起喝过酒。”黄文龙人高马大，嗓门儿也特别大，“流沙地面的事，我能横趟。只要你陈哥想来流沙办企业，我黄文龙可以负责一切……”

陈哥就是陈楚荣，他像喝啤酒般一口喝了人头马后便问：“普宁有什么好呢？”

黄文龙点上手中的万宝路，然后细细说来：“‘出口’方面，你们潮阳虽然‘手法’新一点，‘步子’快一点，但‘环境’没有普宁好，这里‘做事’不但不用偷偷摸摸，而且能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比如，企业是否真实存在，工商不会‘深究’；上面来检查，镇领导会替你打掩护，会安排真实的企业来做你的替身；在流沙，‘出口企业’需要预缴的税款，镇政府也会给你解决。当然，潮阳的‘环境’也不错，只是跟哪儿比了。”

周松青端起了酒杯，说：“今天陈哥好不容易来看咱们，别老谈‘业务’。来，喝酒！”

黄文龙以钦佩的眼光看了看周松青，然后说：“如今混得最好的，应该是你。你身份有了，是检察院的人，还是院长身边的红人；钱也有了，下半辈子不用愁了；女人也有了，还是个大美女……你要是当了院长，可得把我们弄进去啊！”

周松青嘿嘿地笑着，白白的面孔显得更加光亮，他说：“当我当上院长的时候，你们都已经是千万富翁了，到时，恐怕请你们都不会去了。”

周松青是一年前被当做“能人”请进普宁市检察院的，并在检察院承包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公司。当然，他与院长周广森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如何维系这层关系，还有一段周松青身边的人都知道的秘密，其中当然包括金钱往来。周松青被捕后，为了活命，不得已吐露了向周广森巨额行贿一事。这是后话。

三十出头的周松青在市场上闯荡了多年，虽然也挣到了一些钱，在流沙开了一家洗浴中心，但真正起步，还是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1998年，骗税风潮已经席卷潮汕，尤其是潮汕的潮阳和普宁两市。这对很有“市场头脑”的周松青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难以抵御的诱惑。想想身边的人，包括过去做买卖还不如自己的黄文龙，都做起了“税收大生意”，把腰包撑得鼓鼓的，周松青还能沉得住气吗？

有一天，周松青终于找到了黄文龙，希望跟他一起干。

对如何骗税一事，潮汕人从来不保守，反正钱是国家的，与自己无关。如同河里的水，你愿意舀多少就舀多少，河水不会因为你多舀两勺就干了。何况黄文龙与周松青好得像哥儿俩似的。黄文龙告诉周松青，“虚开”比较简单，只需跟税务局打交道，把发票领出来，再开给要票的企业，然后由他们拿回去抵扣税款，等于逃了税。这样，开票人可以坐收手续费。如果骗税就比较复杂，骗税是搞假出口，然后骗取国家的出口退税，但这比较复杂，你除了要打通税务局，还得打通外经贸、海关、外汇管理等环节，即使找“中介”代理，那你自己也得在行。关于后者，周松青觉得搞不懂，干脆就先搞“虚开”。

很快，周松青企业的工商、税务登记等一应手续办了下來。等周松青大笔一挥，亲手撕下第一张增值税发票时，他才知道“开票”原来这么简单：只要在税务局申请到“一般纳税人”资格，然后从税务局领出增值税发票，再做虚假销售，将发票开给需要发票的企业，那些企业拿着发票就可以进行进项抵扣，一般为发票面值的17%。作为开票者，可以得到大约4%的提成。比如开了一张5万元的票，你就可以得到2000元的提成。尽管还要给税务局缴点税，还有一些其他成本，但开几百万、几千万就不是小数目了。而开票就是动动笔，写几个字，轻松得不能再轻松了。

周松青兴奋到了极点。

他想，人的命，天注定。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运气来了，想挡都挡不住。

一个选择，就像按一下电钮，或者说敲一下键盘，便改变了周松青的命运。

凭着自己的能耐，周松青敲开了检察院的大门。承包检察院的公司后，“生意”果然做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有了检察院这块金字招牌，周松青的腰杆儿就更硬了。过去，领发票有时会遇到一些麻烦；如今，人家是检察院下属的企业，你还能不放心吗？再说，自己是检察院的人，不像一些个体户，弄不好一天前还在地里干活呢。而自己是拿官饷的，同你们税务干部一样，都是穿制服的。走进税务局，不用再说好话，递笑脸。最多递一些银子，那是有所图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

公司的“业务”做了起来，肃穆的检察院大门突然多了进进出出的“生意”人。周松青有孙悟空一样的本领，一眨眼工夫，一家公司就扩展到17家，而且全部办理了工商注册等合法手续。这些公司全在检察院大门内的一个房间里“联合办公”。为了做好

“生意”，不让收票地的税务机关怀疑，周松青先后一共刻了**528**枚公章，印刷厂、机械厂、加油站、医药站各种印章应有尽有，就像孙猴变戏法，一业成百业，一家变百家，让你看不出破绽，起不了疑心。

拿检察院的牌子办公司，确实要方便得多。但在这样扎眼的地方“干事”，却不是那么顺手。有的客户一看见检察院大楼门上威严的国徽，手心里冒汗，腿肚子转筋，生意多少受到一些影响。

为了把“生意”做得更大，周松青就把公司搬到了城西的一栋二层小楼。离小楼约百米，是一家银行。这也是周松青把办公地点选在这里的原因之一。小楼一层接待“客人”，洽谈“生意”，周松青花两万元钱，买了一长排皮沙发，墙角放了饮水机，现在做生意都要讲服务，周松青知道这个理。二层是开票的地方，办完手续后，工作人员电话通知二层的会计开票。几个房间的计算机键盘敲得噼啪响，**12**个会计忙得不亦乐乎，每天要分两次往银行送钱。

周松青的“生意”如火如荼。他不仅把城西当做据点，而且还分别在大坪、里湖、洪阳三镇的税务分局办理了税务登记，为的是做大“生意”。

周松青在城区、里湖、洪湖抵扣税款领取发票还算顺畅，但在大坪却遇到了麻烦。原因是发票领得太多。一位发票窗口的管理员对前去领票的会计陈红怜说：“人家几月领一本，多的也就一月领几本，你可好，一领就是十来本、几十本，恨不得拿麻袋来装，那不是明摆着抢钱嘛！”陈红怜心说了：“我要是把**4**个税务局领的票加起来，非得吓你一个跟斗不行。”

陈红怜怏怏地走了，挺着胸，抬起头。后来，在法院庭审时，她也是这个姿式走进法庭的，申辩时一个劲儿地说自己是无辜的。

只不过前者带着气恼，后者有些佯装。

陈红怜受挫后，该周松青亲自出马了。

周松青揣上两万元钱，带上陈红怜，开上警车，闪着警灯，直奔大坪。大坪为普宁的西南边陲，离市区流沙镇约百十公里，平常他很少去。上了324国道，他照样把车开得飞快。他问陈红怜：“你说两万块钱够吗？”“应该差不多吧。他什么也没干，不就多给点发票嘛。”“人家这也是资源，靠山吃山嘛。”

到了大坪税务分局，两人径直来到余小兵的办公室。余小兵的身份是副局长，主持工作。听说一把手因为在经济上手太狠裁了，最近不在岗上。

余小兵跷着二郎腿，仰着头，不停地吸烟。一番寒暄后，陈会计见差不多了，就出了门。周松青拿出信封放在余小兵的桌子上，说：“这是点小意思，您买两条烟抽吧。”

余小兵瞟了一眼桌上的信封，一脸的严肃，说：“咱们都是公事，用不着这样。”说完，把纸包推到了周松青面前。周松青以为是他客气，但一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知道是真不要。

周松青尴尬地走出了办公室，心里骂道：“这王八蛋，两万块还嫌少！”

下一步怎么办呢？苦思冥想一番，周松青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早就在他的视野里，只是这么点小事不该惊动人家，如今大坪这关过不了，就只能请他出山了。

这个人在本案中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叫赖春安，是普宁市国税局的一把手。

周松青来到普宁市国税局，走进赖春安的办公室。

赖春安的办公室很大，写字台对着会客室，桌子上放着两部电话，赖春安此时正在接着手机。又矮又胖的赖春安抬手示意周

松青先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刚落座，就有人端上了茶水。见赖春安接完电话，周松青走过去，坐到写字台前面的椅子上。说了几句话后，周松青就呈上了见面礼，一个大牛皮口袋。赖春安见多识广，掂了掂口袋的分量，微微一笑，就放进了写字台的大抽屉里。周松青心想，你局长大人真有风度，这里面可是10万港币呢！

周松青见赖局长已经笑纳，就道了这次拜访的主旨，说自己在大坪遇到了麻烦，要他向余小兵打个招呼。赖春安嗯了一声，表示接受了他的请托。

“最近生意怎样呢？”赖春安随口问道。

“还行吧，靠您的关照啊！”

“数不小吧？”赖春安娜了挪敦实的身子。

周松青听得出来，他问的是开票的数，心里盘算着，一月少说也得有一二千万吧，如果按实说出来，不一定合适，想了想便说：“三五百万吧。”

赖春安见他吞吞吐吐，知道他说的不是实话，就说：“据我所知，你是个大户，不止这数……”赖春安立即安慰道，“没关系，数越大对咱们市里的贡献不是越大嘛。”

听到这话，周松青算是松了口气。人家税务局长还是给咱撑着。但他为什么要撑呢？周松青一想，心里有数了，税务局为了多收税嘛。这世道真是变了，老百姓想挣钱，政府也想挣钱。喝了点墨水的他，想起了古人的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说他过去有些偷偷摸摸，如今却是坦坦然然。他要抓住这个机遇，把“生意”做好做大。

周松青发了后，开始享受人生。这些天，他成天在普宁转，有时也到汕头转，看哪里的房子好。一年中，他一连买了十几套

房子，最大的为150平方米。他不仅在当地买，还在外地买。被捕时，他就是躲在深圳买的房子里，陪着他的是两个小情人，一个大学生，一个中学生。

一位办案人员后来说，别看周松青沉默寡言，他骨子里却是个很时尚、爱赶潮的人。他很能花钱。衣服，从头到脚都是名牌，那双皮鞋就两千多元，还是英国产的。新房子装修，卫生洁具一水儿都是进口的。搞女人，结过婚的不要，岁数大点的也不要，全是黄花大闺女。捞钱，也是看着这山望那山，“虚开”大发之后，又想着去骗税。

高埔镇的“招商引资”，给了周松青在骗税领域大干一番的机会。

高埔镇在普宁的西南角。在罗村茂的引荐下，周松青成了高埔镇镇长李初教办公室的座上客。

高埔镇发现流沙镇、里湖镇的“税经济”做得风风火火，并且得到了几大班子的一致赞扬，李镇长沉不住气了。李镇长清楚地记得，就在一个月前，一位市领导就明白无误地说：“大家都看看人家流沙是怎么搞的，要转变观念嘛！”听话听音，这不明摆着是批评他们这些“经济”搞得差的乡镇吗？李初教知道这都是违法的事，但细一想，人家市长不怕违法，难道就咱们怕违法吗？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咱们想那么多干吗！

于是，李镇长就把镇里的“能人”找来，声称谁引进有实力的企业，镇里给予一定的奖励。一天，高埔的“明星企业主”罗村茂被镇长叫去。李初教开口就说：“你不是流沙的吗？把你们那儿能干的人给我叫几个过来，你帮帮我，我也帮帮你。”这时，罗村茂想起了好友周松青不是想拓展“业务”嘛，把他请来就是了。

周松青穿着笔挺的西装，带着伶牙俐齿的会计陈红怜，开着警车一路疾驰到了高埔。李镇长拍着周松青的肩膀说：“你大胆干，有什么事镇里给你撑着，流沙有什么政策，我们都可以给。”

于是，周松青在高埔落了户。骗税比虚开要复杂得多。除了要打通税务、海关、外经贸、外汇管理等环节外，还要预付税款，等等。

周松青要求镇里给予预付税金贷款，李镇长没有马上答应，说镇里的贷款已经用完，要等几个月再说。周松青知道这是镇里不想给他这个外来户。对周松青来说，贷不贷款倒没有太大关系，但当地税务局等各部门的关系还得重新建立，因为退税指标捏在人家手里。于是，周松青想再找找关系。

一天夜里，周松青驱车来到流沙镇城西南平里168幢，敲开了赖春安家的房门。

周松青记得，那时正是暑夏，天气很热，赖春安穿着白色背心，下面是一条灰色的运动短裤。赖春安把他让到客厅，为他沏上了功夫茶。

周松青献上礼物，依然是一个大牛皮口袋，他说：“给孩子买点东西吧。”

这个礼是5万港币。到这时，周松青已经送给赖春安20万元港币，6万元人民币。

由于赖春安的疏通，高埔镇的贷款几天后就解决了。李初教大笔一挥，贷给周松青200万元！罗村茂自己在高埔已经混了一两年，与李初教关系应该说也不错，但才贷到16万元。

这天晚上，因为是在家里，周松青与赖春安聊得很多。到底聊了什么，后来也想不起来了，但有些内容，他却一直清楚地记着。

周松青问：“这‘开票’的事，还能老干吗？”

赖春安毫无防备，他想了想说：“老干肯定不行。”

“那能干多久？”周松青追问道。

“我也说不准。”赖春安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愁容，“中央正在整顿经济秩序，说不定下一步就是打击骗税。”赖春安向周松青凑了凑身子，轻声说，“去年北京来的那个女处长就瞪着眼睛吓唬我，说打击骗税是早晚的事。我想，这事八成有影儿……”

周松青放下手中的筷子，呆呆地听着，但赖春安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他也不好深究，于是就问道：“‘开票’的事，犯法吗？”

“这还用问，你是从国库中挖钱。”

“那政府怎么还护着？”周松青的脸上呈现个大大的问号。

“嗨！我怎么跟你说呢……”

赖春安没有回答。周松青想，先顾自己吧，就问：“那我们怎么办呢？”

赖春安哼了一声，说：“最好你现在就洗手不干，到检察院正经上班。”

“这……”

“放不下了吧？我跟许多人都说过这句话，但没有一个听的，包括你……”

周松青低着头，心里想，等在检察院呆稳了，捞上了官，我就洗手不干了。但嘴上却说：“干过今年，等钱挣够了，我真的收了。”

赖春安不知说什么好，就自顾自地喝着酒。周松青也不知该说点什么。须臾，周松青竟冷不丁冒出一句让赖春安感到惊讶的话：“上面要是来抓人，您可一定要提前通知我。”

赖春安一听，也怔住了。好一会，才苦笑一声，算是作了承诺。